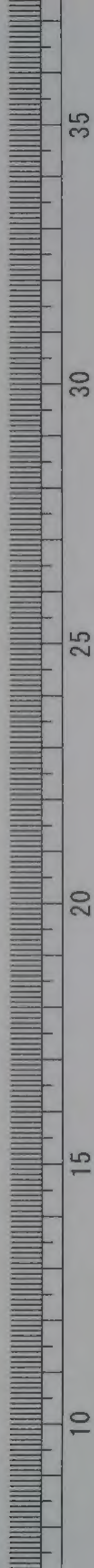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　七八

日

日之函入







#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宋沙門道原纂

懐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馬祖法嗣一十八人見録

京兆興善惟寛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渚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封山洪濬禪師　練山神翫禪師
蜈山道圓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覩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
南嶽周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乾元暉禪師　台州柏巖常徹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澧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二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澧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卻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

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為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鷰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若凡當為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

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一章屬連帥
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
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
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
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
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
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卻不
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
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
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云



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眾請
開堂李尚書翺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
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
卻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翺翺應諾師云
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
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
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
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
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
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柏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玄寺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



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易罕遇作家）

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卻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

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遶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帀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辨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敕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柏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彩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

作麼生無對僧欲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内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卻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敕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

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麽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
更有什麽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麽未審
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
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
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脱灑底句
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
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
人未領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
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
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
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説夫心月孤圓光
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倶亡復是何物禪
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
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
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眞
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
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
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皆將
寫得眞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
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敕謚凝寂大師眞際
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
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
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
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
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
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
口邊被他奪卻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
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
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
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

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臥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

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黙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黎拖泥帶水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

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缾來僧即取淨缾來師云卻送本處安置其僧送缾本處了卻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竪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撫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

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與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卻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卻來法空下去至明日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卻屈得箇守

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
日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
勑諡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
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參石頭時裴腰
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
發去石頭據坐師便發去石頭隨後遂至門外召云闍
棃闍棃師迴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秖是這箇更迴頭
轉腦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住
二十年爲侍者（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
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
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
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
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
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
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
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伊師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

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于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眞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

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遇之猶不顧　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

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自
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
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
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
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
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
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
蒲華柳絮竹鍼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
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

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
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
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
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
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
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
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

師初得道　即心是佛　最後示徒
物非他物　窮萬法源　徹千聖骨
眞化不移　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盭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

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
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
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
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
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
堂説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
原敕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
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内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
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
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
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
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
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
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
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
師云將得馬師眞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聻
無對（長慶代云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
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

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向鴿子頭上放仰山
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
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卻門仰山歸擧似溈山溈山
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
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
物裹石頭發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發也）唐長慶癸卯歳
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
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往隨州土門嘗謁州牧
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
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
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晩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
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竪
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
壁而臥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
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僧些少僧以手拍淨缾云
這箇淨缾什麼處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
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
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

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虚度
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
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脱只爲目
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
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
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
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
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
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
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

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
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
打卻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
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
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
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
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
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卻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這
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
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

來師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
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卽舉手作
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剗草次有
座主來參値師鋤草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钁座主
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麤行沙門師云是你麤是
我麤主云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
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卽
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雲巖來參師作挽
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
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

事在汝與時卻來這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
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云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
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
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
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
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
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
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
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

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諡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校譌

第一紙第十三行 濬 南藏作資

音釋

惲 委粉切
毓 余六切
覬 几利切
掀 虛言切 舉也
靸 悉合切 草履也
灞 必駕切 水名
猱 奴刀切
跛 補火切
挈 詰結切
攫 厥縛切 持也
璿璣 璿旬緣切 璣居希切
鼯 訛胡切 飛鼠也
衋 許極切 痛傷也
潙 俱爲切 水名
銚 徒弔切 燒器也
鞔 莫官切 覆也
卸 司夜切 脫也
剗 楚限切 削也
渤 蒲沒切
椰 余遮切 木名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七卷 計字七千二百五十箇
該銀三兩七錢六分
歙縣沙彌海潮對 吳門徐普書 上元戴汝賓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 馬祖法嗣四十三人見錄

大陽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韶州乳原和尚
則川和尚
百靈和尚
洞安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古寺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紅螺山和尚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鎮州金牛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福谿和尚
浮杯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

洛京黑澗和尚
逍遙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天目山明覺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呂后山寧賁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隨州洪山大師
泉州無了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洎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麤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



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兌兩街大德師曰吾非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眞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綿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

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繇是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



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敕諡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雲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為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諸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為郢匠一日師示眾云道箇如如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

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上士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卻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卻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黃檗和尚居第一座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檗卻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時問黃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卻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失卻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眾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卻也眾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

乃脱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筯叉手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卻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尾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尾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擧手云還恁麼無

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衫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國師南泉為什麼卻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腳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擧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腳手者始解打羅

有一座主辭師師問什

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座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卻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堦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

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不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卽不拽也

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做飯先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這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

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華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



大夫作什麼師為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迭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卻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麼僧問青蓮不

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
對師卻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
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云你
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
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座主
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
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
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
辭問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
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

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
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
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
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
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
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
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稱鄧隱峯）
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
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

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腳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腳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

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南泉指淨缾云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缾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潙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潙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作睡勢潙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潙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潙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潙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

觀事符預夢劒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
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
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
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
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荼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
無已師有妹爲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
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
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
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
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敲碗云花奴花奴
喫飯來

烏臼和尚有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
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
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祗對
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
去

潭州石霜（一作瀧）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春日鷄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秋犬吠師上堂

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
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凡前一童
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燄上泊
不得卻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臼來祖云
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
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
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卻迴烏臼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
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為我與師同參了方敢
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
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
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
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卻拂子了卻自豎起拳師云
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
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
偶爾恁麼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
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借

言句居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
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座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
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
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
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
云卻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云座主
亮迴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這鈍根
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
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氷釋而已
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
不掛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
祖祖不思議　不許常住世　大衆審思惟
畢竟只這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
討箇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
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

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纔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答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

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
共語問酬全不會　可憐只解那斯祁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

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
日有麕逐鹿入庵師以杖格麕遂存鹿命洎將示化
乃述偈曰

八十年來辨西東　如今不要白頭翁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無來無去兼無住　了卻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
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
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
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

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
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真身士民依怙若僧
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
口僧云為什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
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
會師云貶剝不施僧云恁麼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
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
僧卻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燄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如

匙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纔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卻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舉起托子時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秖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

否師云不是老師怕答公話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
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居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
眼人在師乃拋卻茶盞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
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
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
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撫掌豈不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僧無對曹山云這沙彌）
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嚙師衣師即歸房
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
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
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
則彊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
不見復一夕有羣盜犬亦嚙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
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悋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
士南嶽得意句還曾擧向人未居士云曾擧來師云
擧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
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卻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

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爲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讃僧問大光未審慶讃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爲闍黎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卻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卻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卻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谷山卻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

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卻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師問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幾歸宗云二十一師云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歸宗云這箇豈有生耶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煑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這老漢

江西椑樹和尚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吾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這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合道吾云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闊來多少時耶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皷這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為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

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因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荼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卻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卻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這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臥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從西問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喏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卻請師道師云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參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云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卻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虗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杯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杯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杯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卻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　直面當機疾
報你凌行婆　哭聲何得失

婆以頌答趙州云

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　當時摩竭國
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隱山 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為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山卻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

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
莫作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為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

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

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
處處勿張乖　朱紫誰為號　丘山絕點埃
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

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曰

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　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

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麤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

無我復無人　作麼有疎親　勸君休歷坐
不似直求真　金剛般若性　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　總是假名陳

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

醻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
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鄽肆閭巷初住東巖
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
以供朝夕有偈曰
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虛　有亦不管
無亦不居　不是賢聖　了事凡夫
易復易　即此五蘊有眞智　十方世界一乘
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煩惱入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



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
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
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
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
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
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校譌
第二紙第十八行 狀北藏悞作壯 從南藏改正 第十七紙第四
行 云悞作巨 從南改正

音釋

噢於到切　椑班麋切　瓌姑囘切奇偉也　穰如羊切繁也　愔於禽切　隗五罪切　郢以井切地名　覷七慮切伺視也　誌式荏切　賺直陷切　噴普悶切噀也　殽徒候切慱具也　鐫子全切刻也　碾尼展切轢也　荐才甸切再也　僨方問切僵也　踣蒲北切仆也　嫌胡兼切憎也　呀虛加切猶呵也　磕克盍切築也　鬻余六切賣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八卷　計字一萬零五百箇
該銀五兩四錢六分
歙縣沙彌海潮對　吳門徐普書　建陽吳觀明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